

# 宅在北宅

# 龙腾盛世 舞出精气神

月盈月亏,龙年正月临近尾声,年味虽淡去,但讲好中国龙故事的民间艺术形式仍生生不息地跳动活跃。农历“二月二”俗称“龙抬头”,标志着春回大地,万物复苏。血脉相连龙子孙,龙作为炎黄子孙的精神图腾,不仅是祥瑞之物,更是和风化雨的主宰。因此,这天民间也有“舞龙”的习俗。龙舞山海,万物竞发,让我们走进位于崂山区北宅街道的五龙村,一睹五龙村舞龙的风采与热烈。

## 始于1870年 舞龙长盛不衰

从龙年正月初一到正月十五,在崂山区北宅街道周哥庄村广场,五龙村的特色民俗“一条龙”热闹开演,每天都能吸引百余名群众前来观看。舞台上,以北宅街道五龙村村民组成的舞龙队队员们,在锣鼓声中穿梭,随着节奏翻腾跳跃。他们个个精神抖擞,手举两条巨龙从人群中钻出,和着欢快的旋律,变换着各种造型,龙儿有时上下翻滚,有时盘旋上升,有时腾空而起,有时俯冲下来……精彩的表演让观众们拍手叫好,双龙组成的“24”“旺”等字,更是体现了对幸福生活的祝福,对美好未来的祝愿。

五龙村舞龙至今已有150余年历史。据《崂山县志》记载,在清朝同治年间(1870年)就有舞龙的传统。“舞龙舞出了我们的精气神,我们村舞龙有些历史了。”五龙村党支部委员宋治开自豪地介绍,《崂山县志》记载:“始于1870年,擅长舞龙灯,龙身9节,光彩夺目,显赫壮观,方圆百里,独一无二,颇有盛名。”目前,五龙村舞龙队由40多男女村民组成,可以同时表演两条大龙,龙身可以内嵌灯光,特别是在黑夜里舞动起来活灵活现,格外精彩。

当夜幕降临,乡村广场上的锣鼓热烈地响起。孩子们的心立刻飞走了,拉着父母去看舞龙。舞一个“长龙戏珠”,龙珠和龙首的操持者需密切配合,龙首随龙珠而动,若即若离,又因二者始终差着一点儿距离,带动龙身在后不懈地追赶;舞一个“彩云追月”,明晃晃的“月亮”在前,长龙在后紧跟步伐不停追赶,呼喊之声,在人群里震荡出一片热情。舞龙的大多数是五龙村的青壮年,除大显身手外,代代传承技艺,人人上场,保持舞龙传统盛而不凋,是他们纯朴的愿望。



五龙村舞龙精彩绝伦,也是独具匠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。

## 形变龙不停 龙飞人亦舞

舞龙,是朴素的浪漫主义,是精彩绝伦的民俗表演,也是独具匠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。2010年12月,五龙村舞龙入选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

五龙村舞的龙做工讲究,工艺分为扎、裱、绘、粘、装五大工序,即竹编造型、纸绸裱糊、落墨彩绘、粘贴装饰和总装。

五龙村舞龙由盘、滚、游、翻、跳、戏等基本套路和小游龙、大游龙等过渡动作组成,舞者动作矫健、舞姿变化多端、技艺娴熟。所有舞蹈动作都在龙的游动中进行,能做到“形变龙不停,龙走套路生”,“人紧龙也圆,龙飞人亦舞”,造型生动,动作间的衔接和递进十分紧凑。队形流畅多变,动作一气呵成,远望动感十足,近观粗犷雄壮。在表演形式上,可谓集舞蹈、体操和杂技于一身,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文化价值使它成为名副其实的文化品牌。

五龙村舞龙由于编排构思巧妙,风格别致,动作难度大、技巧性强,动作与伴奏音乐和谐配合、完整统一,整个套路既有观赏价值,又有锻炼身体增强体质的作用。因此,春节及许多节庆期间,北

宅街道会组织一系列的舞龙活动,提高参与性,群众也纷纷点赞,表示最期待的活动莫过于观看五龙村舞龙表演和巡游,热闹又有浓厚的节日氛围。

## 地域特点鲜明 舞龙代代传承

五龙村舞龙具有鲜明的地域特点,关于五龙村的来历,传颂着一个美丽的神话故事。话说东海龙王的小女儿与崂山白龙洞小白龙相恋,龙王却把她许配给了南海龙王之子,反抗未果的小龙女只好逃婚出走,途中因故受伤被困,幸好被山下村子一对夫妻路过所救。为报恩,小龙女成为这对夫妻的女儿——王小嫚儿。二十年后,化作人身寻觅恋人的小白龙,终于找到了小龙女,并唤醒了她的真身。后来小龙女在山上的山洞里生下了五条小龙,并让每条小龙各挖了一道水,从而化解了当地常遭洪水之灾。从此以后,这里的土地肥沃了,人们生活好了,风光更加美丽了。

为此,传说中产龙的洞就叫“五龙洞”,河流叫“五龙河”,村庄也改名为“五龙村”,附近的山洞就叫“五龙洞”。清朝著名词人宋琬有诗曰:“五龙河水多弯曲,偶来难识北与南。两岸青山傍迂回,



五龙村舞龙队形流畅多变,粗犷雄壮。

一泓碧水走蜿蜒。”

五龙村的舞龙,是集观赏价值、历史文化价值、社会学、民俗学价值于一身的民间艺术形式,是崂山人民一笔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。如今,舞龙队不仅可以给村民送去热闹与祝福,还巧妙地把宣传政策法规、移风易俗等内容融入,舞出时代主旋律、新风尚,使舞龙队成为群众身边的宣传队。正是这样生动有趣的节日民俗,串起村民的向心力,照亮大家心中家乡的美好,把善良和淳朴代代传承,让每一个远离故乡奋斗拼搏的游子,不忘来时路。

观海新闻/青岛早报记者 杨健  
北宅供图

## 南海路:君子策杖而行③

融。闻一多是包办婚姻,又是早婚,家里孩子一个接一个。梁实秋去闻一多家中做客,看到“孩子一大堆,流鼻涕的比不流鼻涕的为数较多”。

每天,吃过早饭,收拾停当,闻一多就拄上手杖出门了。他沿南海路西行,爬上高高的鱼山路坡顶,再下坡走到鱼山路梁实秋的住宅前,隔窗喊上梁实秋,右拐迈上大学路,两人各自拄着手杖,“橐橐”地向学校走去。

彼时闻一多和梁实秋都是三十岁左右的年纪。两个年轻人,拄着手杖,在鱼山路、大学路上迈着四方步,慢步徐行,这画面,想起来就令人忍俊不禁。这大抵是那个时代的时尚,为这,闻一多还买了好多根“文明棍”交替使用呢!

在南海路上住了一年,闻一多就不喜欢这个独居小院了。这里距海边太近。夏夜,潮水拍打着海岸,砂石与海浪相击,发出有节奏的轰响。这与别人,是天籁般美妙的自然之韵,而在诗人敏感的耳中,竟成了使他难以入眠的梦魇。冬日,肆虐的海风狂吼着卷过沙滩,一路奔袭,一路摧朽,令闻一多苦不堪言。

还有一个极大的不便,是这里距学校太远,距市中心更远。闻一多每天到学校,要走很长一段上坡路,去市中心买一点儿生活用品,也要大费周章。闻一多是一个除了读书和创作在其他方面不太在乎的人,不愿为琐屑小事浪费时间和精力。一天,闻一多发现他的千

层底布鞋磨穿了鞋底,于是让他家的厨师脱下鞋来,一试,合脚,便掏出钱来递给厨师,让厨师进城时照这个尺码为他买双新鞋。

后来,闻一多辞了家里的帮工,将妻子、儿女送回湖北老家,自己搬进了学校东北角的宿舍楼中。他一个人住一个套房,里外两间。孑然一身、毫无负担的闻一多一头扎进了《诗经》的研究之中。梁实秋去看他,竟然吓了一跳,好像走进了“废墟”一般,屋内凌乱得不可描述!梁实秋没有地方下脚,更没有地方落座。闻一多把老树根雕成的太师椅上的一摞书籍挪开以后,梁实秋才有坐下去的地方。

节选自《青岛文化地图》  
青岛市民政局 主编